

一百岁的风，吹动童心

记浙江师范大学原校长、儿童文学理论家蒋风

□本报记者 言宏 实习记者 高岩

今年4月，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，在浙江师范大学70周年校庆前夕，浙江师范大学儿童文学馆开馆。101岁的蒋风来了。

文学馆二楼的“蒋风专区”里，手稿、书信、著作、国际格林奖获奖证书静静陈列着。它们像一枚枚时间的贝壳，收藏着一位老人与中国儿童文学相伴而行的漫长回声。蒋风坐在轮椅上，缓缓看着眼前的一切。有孩子从身边跑过，他的目光追了过去，嘴角微微上扬。

文学馆旁的小路边摆放着《小橘灯》《稻草人》《没头脑和不高兴》等儿童文学名著的主人翁雕塑，孩子们仿佛只要拾级而上，就能走进一条由童话、诗歌和想象铺成的路。

百岁寿辰时，蒋风曾说过最大的心愿是建一座儿童文学馆。他对身边的人说，“我不做，可能就没人做了”。如今，心愿落地了。他看着来来往往的孩子，说：“儿童文学是一项充满希望的事业。”这句话，几乎可以概括他的一生。

从少年时代写下春天，到在大学讲台上开拓儿童文学研究，再到离休后办起“一个人的大学”，蒋风像一阵不急不缓的风，吹过一个世纪，也吹过中国儿童文学从稚嫩到繁盛的百年路程。

春天里的少年

蒋风的文学记忆，最早来自家里。他的母亲熟读诗词。夏阳酷暑，她会吟“赤日炎炎似火烧”；秋夜清涼，她会念“天阶夜色凉如水”。童年的蒋风听着这些诗句，看四季流转，心里很早便埋下了文学的种子。

从小学三年级起，蒋风开始养成写日记的习惯——这也是保持终身的习惯。四年级，他的作文《北山游记》参加《儿童杂志》举办的全国儿童作文比赛，获得第十名，这是他第一篇印成铅字的文章，极大地激发了他的写作兴趣。

1936年，11岁的蒋风在郑振铎主编的《儿童世界》上发表习作《春天来了》。那是一首带着童声的短诗，写花红、草绿、黄莺鸣曲，也写孩子在春天里应有的欢喜。多年后再回望，这篇少年习作像一个小小的预告：蒋风一生都没有离开“春天”，没有离开孩子，也没有离开文学。

1937年，抗日战争让生活动荡起来。他逃难到金华北山一带，原本平静的村小因为教师的离开而难以维系。乡亲们见蒋风个子高，又读过中学，便与他母亲商量，请他去代课。学校条件简陋，事情却不少。上课、管学生、照看学校，蒋风样样都要做。他们并不知，这个“小先生”其实才12岁。有时上课不顺，蒋风就给孩子们讲故事。孩子们围着他，听他讲书里的人物，也听他临时编出的故事。

正是那些早年写作和给孩子讲故事的经历，让蒋风做儿童文学研究时，不只看见“文学”，也看见“儿童”；不只关心文本，更关心文本怎样抵达孩子的心。蒋风常常说：“为孩子工作就是为未来工作。”在他看来，童年是价值观塑造的关键时期，儿童读物对孩子的影响深远。那些“有趣、有益、有生命力”的优秀作品，能够为人的一生打下温暖而坚实的底色。

“我就是教儿童文学的人”

蒋风并不是一路直达儿童文学的世界。“有人曾写文章打趣，说我是从‘猪郎中’变成儿童文学家的。”蒋风笑着说。因为家境困难，当年蒋风只能选择免费的学校和专业。他在国立英士大学农学院读过兽医，又转到农业经济专业。这些看似绕了远路的经历，让他更明白一个人要找到真正热爱的事业有多不易。

1956年，蒋风来到浙江师范学院（浙江师范大学前身）任教。那时，儿童文学还不是高校里一门专业课程。它常常被看作是小学语文教学的附属材料，或是教育工具，而非独立的文学门类和研究对象。

可是蒋风不这样看。在他眼里，儿童文学首先是文学。既然是文学，就有审美，有想象，有情感，也有独立的研究价值。他开始师范教育中讲授儿童文学，试图把这门被忽视的课程一点点立起来。

最难的是没有教材。没有教材怎么办？那就自己编。那时资料少，书店也难见儿童文学理论书，国外相关资料更难获得。他只能从有限的材料中一点点找线索，结合课堂教学，梳理概念、史料和作品。别人看来，这和在地面上造房子一样困难，蒋风却一砖一瓦地垒了起来。

1978年前后，他开始整理自己多年讲授儿童文学课的教案，后来出版了《儿童文学概论》，并被评为国家级教材。这本书不只是一本教材，更像一块基石，把儿童文学从经验层面的“喜欢孩子、会讲故事”，推进到可以研究、可以教学、可以培养人才的学科层面。

1979年，浙江师范学院成立儿童文学研究室，蒋风任主任。同年，学校开始培养儿童文学方向研究生。后来，儿童文学研究室逐渐发展为儿童文学研究所。现如今，许多活跃在全国儿童文学研究、创作、出版领域的人，都曾从这里出发。回望这段历史，人们常说，蒋风创了许多“第一”：恢复儿童文学课程，创建儿童文学研究机构，培养儿童文学研究生，编写儿童文学教材和史论著作。

也就在这些年里，蒋风从一名普通教师，成为中国儿童文学学科建设的重要开拓者。

1984年，他被任命为浙江师范学院院长。但院长这个身份，并没有让他离开讲台和书桌。任职期间，他推动学校更名为浙江师范大学。他因超强度工作病倒住院，身体恢复后，他婉拒了接任宁波大学校长的机会，回到心爱的儿童文学研究。

无论职务怎样变化，他始终把自己定位为普通教师。“我一直就是一个教儿童文学的人。”这句平淡的话，最能见出蒋风的本色。

2011年，蒋风获得第13届国际格林奖，成为首位获此荣誉的中国学者。这个奖项，既是对他个人长期耕耘的肯定，也是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研究走向世界的一次标志性时刻。蒋风捐出奖金，推动设立儿童文学相关奖项，用来鼓励后来者。他还获得过宋庆龄儿童文学奖特殊贡献奖、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特殊贡献奖等多项荣誉。

在蒋风91岁时，他申报的《世界儿童文学事典》修订本获批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。他在海内外广发“英雄帖”，组织了100多名儿童文学研究者参与。组织人员之余，蒋风自己也忙着查找资料、整理条目，每天在书房拿着放大镜一页页翻阅。在他95岁



图为蒋风在参观浙江师范大学儿童文学馆。

时，他主编的《中国儿童文学史》由复旦大学出版社推出，并被列入2023年度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。

蒋风说：“我不是想逞英雄，只想老有作为。”他从未把儿童文学当成一时的职业，而是当作毕生的方向。

“一个人的大学”

1994年，蒋风离休。那一年，他已年近七旬。他想，那些不在高校，但同样热爱儿童文学的人，该到哪里学习？于是，他创办了“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中心”，开设“非学历儿童文学讲习班”，免费招收“非学历”儿童文学研究生。

外界称它为“一个人的大学”。这所大学很特别：没有固定校园，没有学历文凭，也不收学费。许多事务，蒋风自己张罗。招生、上课、改作业、指导论文、组织答辩，他一项项做下来。

蒋风把这件事看得很重。讲习班一办就是30年，学员有上千人，遍及全国各地，又扩大到新加坡、马来西亚和日本。他们中有教师，有编辑，有作家，也有儿童文学爱好者。很多人在各自岗位上继续写作、研究、推广阅读，把儿童文学的火种带到更远的地方。

免费，并不意味着随意。讲习班入门宽，要求却严。学员要自学完6门功课，完成24篇作业和3篇论文，结业论文要通过答辩，只有十分之一的人拿到了结业证书。蒋风会认真批改学员作业，一位已逾古稀的老人，在书桌前给来自全国各地的学员回信、改稿。“我常常觉得时间不够，最好一天有48个小时。”他说。那些纸页上的圈点、批注和鼓励，是他另一种形式的课堂。只要有人愿意学，蒋风就愿意教。

“2025年开始，浙师大接收‘非学历儿童文学讲习班’，儿童文学爱好者又可以有机会学习了。”蒋风高兴地说。

蒋风种下的种子，已经开出了繁盛的花。儿童文学作家汤汤（本名汤红英）说：“我认识蒋老师是在2003年，那年夏天，蒋老师的全国儿童文学讲习班在义乌开办，学校要求我们每个语文老师都参加。正是酷暑，我百般不情愿地去听课，没想到第一天就被吸引住了，等听完五六天的课，我已经决心要开始儿童文学创作了。”

回忆起那段日子，汤汤不由得意，如果蒋风没有到武义来，如果她没有去听课，也



许就没有后来的汤汤了。20多年来，汤汤因为儿童文学收获了生命中太多的礼物和惊喜，人生也因此多了一些价值和意义。“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影响、触动和启发，竟是这样奇妙。”汤汤说，“蒋老师是一个有大格局、做事有魄力的人，他在我们面前从不彰显这些，只是一直宽容、温和、亲切地期待着我们。”

《走在光荣的荆棘路上：蒋风传》的作者汪胜，也是在蒋风的鼓励下，找到了自己的写作之路。他说：“蒋老师是一个有梦想、有信仰的人，他一辈子都在圆梦！”

采访快结束时，这位百岁老人谈起年轻人做学问，他希望后来者扎实一点，再加“一把火”，再出“一身汗”。离开的时候，记者回头看了一眼。蒋风还坐在那里，阳光从窗外洒进来，落在他花白的头发上。

100岁的风，从金华的春天吹来，从山村小学吹来，从浙师大的课堂和书房吹来，又吹向一座新落成的儿童文学馆。风没有停，吹过书页，也吹向孩子们的未来。

长兴县煤山中学教师汪忠新：

一名实验员和他点亮的科学梦

□本报记者 郭诗语

在长兴县煤山中学，有一个特别的地方。走进师生实验交流室，特斯拉线圈正在发出电弧，光纤纤维悠悠传出一首歌，一颗草莓的虚像悬在空中，仿佛伸手就能摘到。桌上实验装置琳琅满目，有学生自制的石墨烯分子模型、简易电动机、不腐烂的苹果肉……每一件作品旁都贴着一张标签，写着日期，像极了博物馆的藏品。

它的“馆长”叫汪忠新，一名在乡村教师岗位坚守30余年的实验室管理员。1994年，从安徽师范大学毕业的汪忠新来到煤山镇，成为一名科学教师。那时交通不便，生活条件艰苦，但乡村学生对知识的渴求让他留了下来。这一留，就是30多年。2009年，煤山镇4所中学合并为现在的煤山中学，他从科学教师转岗为实验室管理员。慢慢地，汪忠新把一个容易被忽视的角落，变成了全校最有趣的“科学空间站”。当看到光敏电阻阻值变化、看到超导块在液氮降温后悬浮起来……学生们眼里的光，点亮了

他们探究科学的热情。

“小实验是孩子们学习科学的垫脚石。”这是汪忠新常挂在嘴边的话。

光合作用实验是初中科学的经典内容，却是一个难度颇高的实验。试了多次后，汪忠新发现天竺葵叶子是绝佳的实验材料。他选了一个“静”字，在黑色纸上先把“静”字镂空，将天竺葵叶片饥饿处理一夜后，再将黑纸片覆盖在叶片两面，光照了一个上午，然后用酒精脱色，滴上碘酒，一个蓝色的“静”字浮现出来，连笔锋都清晰可见，引得学生惊呼。“只要肯动手做，再难的实验都不难。”他说。汪忠新为此还将天竺葵种进了学校植物园。

自制简易电动机是他带学生做了十几年的经典实验，但有个难题始终困扰着他——线圈有时任凭怎么调试就是不转。有一回，他又被这个“老毛病”卡住了。磁场有，电流有，线圈也没问题，该刮的绝缘漆刮了又刮，可电动机仍然纹丝不动。眼看着下午就要面对200多个学生，他把自己关在实验室里反复琢磨，几乎要泄气的时候，一个念头闪过：会不会不是刮得不够亮，而是刮得不够宽？他试着在线圈引线末端沿着圆周将绝缘漆多刮了一点，刮到略微超过一半的位

置，既保留了换向功能，又让通电时间足够长。往支架上一放，线圈立刻轻轻地转了起来。这个微小的调整破解了多年的难题。那天下午，学生们用这个诀窍动手实验，三分之二的小组都成功让电动机转起来了。

学生们愿意亲近这名带给他们好奇的实验教师。曾有3个调皮的男生在校园里抓到一只壁虎，兴冲冲跑来问怎么处置。汪忠新没有敷衍，他给壁虎拍了照，让男生们亲手把它放回树丛，还认真写了一个“让生命回归大自然”的小故事，鼓励学生关爱生命。3个学生第一次感到自己的“发现”被如此郑重地对待，开心了好久。

实验室工作看似琐碎，汪忠新却做得一丝不苟。他的严谨，是实验室的“安全底线”。做洋葱表皮细胞观察实验，小刀片要提前消毒，防止学生割伤感染；制氧气用的二氧化锰，要仔细检查是否混入碳粉。曾有教师做氢气燃烧实验没验纯，被他当场严厉批评。他的原则只有一句话：“每细心一点点，就会安全一大截。”

在做好常规工作的基础上，汪忠新致力于推动实验室的创新。如今，煤山中学已拥有8个功能分明的实验室：4个基础实验室保障科学课程的基

本实验需求；师生实验交流室、分子模型教室、能量转化体验室、超导梦想空间等4个特色实验室则作为新型教学空间，满足科学拓展的需要。其中，超导梦想空间将前沿的超导科普带入中学校园，那台“人造太阳”托卡马克装置模型尤为引人注目。依托这些科普创新实验室，煤山中学的科技教育已然打出了一张亮眼的招牌。

从科学教师到实验室管理员，对于这个岗位的教育力量，汪忠新有自己的体会。“实验需要不断探究，越深入，越感到自己不懂的太多。我希望每个学生都能永葆好奇，心怀谦逊，去探索无穷的科學世界。”他相信，小实验是种子，播下去，未必马上发芽，但总有一天会在某个学生的生命里开出花来。

